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記序下

卷之二十二

考說各體附

梧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記序下

勦平懷集崙蠻碑記

萬歷

明管大勳

兩廣故百粵地我國家並建兩省剖土分疆若犬牙然懷集界開陽賀閒蠻獠錯居而金鷲松柏等崙皆賊巨窟聯絡深埔諸窠每一出沒兩省騷動往事亡論已隆慶初劇賊陳龍洲夥衆流劫百戶朱裳死之萬歷以來肆掠獨週越劫西水攻陷坊郭里擅殺新民羅廷朝阻截賀縣江道罪亡赦歲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一

甲申冬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高萬徐廷穩鄭明端歐福正吳朝海等糾黨三百餘剽寧崙抵下埠衝寨門掠開建蔡村封川文德鄉戮居民黎世通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不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是時我西粵方大舉府江賊乘虛流突梧肇兩郡震駭總督連江吳公赫然曰懷賀封開梧重鎮肘腋豈堪此鴟獍譁張賦獸咆哮邪夫主上授節總制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便調發撲滅爾迺會巡撫龍溪吳公巡按姑蘇黃公馳奏闕下檄蒼梧兵巡僉事來經濟暨嶺西兵巡副使王泮府江兵

備叅政葉朝陽決策議勦密行廣東巡海使陸萬
鍾羅定兵備僉事鄭人達挑總兵標下東西兩山
精銳三千名發潯梧叅將部兵并歸順都康二土
州戍卒三千五百名分五哨選將轅門咸會梧鎮
若聲援西討者賊不爲備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
卯啣枚齊發叅將戴應麟領伏虎哨克松柏埔七
金鷺三崗斬嚴秀珠原任叅將王如澄領蘭崗哨
克古城上下三崗斬鄭明端原任叅將魏宗瀚領
石牛哨攻深埔佛葵龐埔諸窠克之斬劉高萬原
任遊擊沈茂領會珠哨攻水細白蓮黃沙龍塘諸

窠克之生擒徐廷穩原任守備楊壽甫領仇崗哨
攻大灣磨刀企埔諸窠又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
崇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
擣青水尾丙午奔鐵帽山戊申破飯甑埔庚午掃
大灣山賊披靡俘斬有差懷集知縣林春茂督兵
把截燕嶺三妹等山生擒吳朝海殘黨竄匿巖谷
中甲寅下令搽捕悉殲之撫銅鍾牛欄良獠四百
餘墾田立營留兵屯守己巳班師是役也擒斬首
從賊總八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二百餘馬牛器
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衆不滿七千兵無加餉神

謀妙算悉稟於督府而批擣之奇戡定之速蓋有莫測其幾微者猗與休矣上聞並錄府江功賜璽書出金帛爵督府吳公子一人晉巡撫吳公祿一級餘將吏次第敘賚於是梧郡太守林喬楠同知周通通判李先春劉學恂推官莊敦義請記其事勒之懷山俾百蠻凜凜永知向化云

拓建岑溪新城記

萬歷

明曾莘

岑溪控轄連永而東有要峨崩塘之崿峭西有石瀧野狐之截嶺南有馬嶺鳳山之嶙峋北有白石烏峽之巘岼業稱四塞地矣乃柄事者猶然煩拓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城之請何則岑非無險之患患在有險以爲寇資亦非無城之患患在有城而卑隘不足恃以無恐也鄉官梁耑監生梁以梧貢生鄧鰲生員甘克敬李紀等計先見此具呈當道請宏拓城池以堅保障以奠社稷以安生靈事當道鑒其訏謨遠慮足以護國而安民遂允其計而請命旣得所請以不佞未卽入岑舉其事屬撫夷別駕歐公爚撫夷公規拓城堵幅幘幾三百六十丈壁立儘一丈有八尺酌議經用凡七千九百八十餘金居無何撫夷公以遷秩行不佞始奉檄視事不佞牧民守土吏

也私念用兵之後民間瘡痍未盡起公帑未盡饒
倘不殫心料理而下窮民力上濫公帑如皇上憫
炎徼之意何如柄事者爲國爲民之意何用是凜
凜悉心經理未幾成基開拓之始適王尉君覲事
回任之日相與持籌而計隨事而酌版築欲速成
又虞重妨稼穡錢穀欲時出又虞濫恣及冒破幅
員壁立悉稟成畫復又採之輿情益以臆見城之
麓有隍以瀦水有三陸門以通道有二水門以洩
霖潦城之上有四樓櫓四敵臺一長生樓七百四
十一雉堞以資成守佐地靈鳩合將作時則有若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四

攻石之工攻水之工攻鐵之工塹埴之工設色之
工分視員役時則有若董伐石者董陶甃堊者董
甃築者董採運木者他若爨陶有奠肇基有祀架
梁有祝以至廩給犒賞工食優恤之類備具載籍
中者又不一而足統計經用共費帑金實四千九
百八十二兩有奇經始昨歲仲秋至今秋孟月告
成蓋閱歲餘而岑城非復曩時之景象矣金湯在
望磐石永奠卽猝有蹂躪可恃之以無恐是宜記
之以詔來禛

余治懷之三年諸墜廢稍舉而尤致意於義倉條陳於部使者馬公批示爲治首務着實舉行謀之父老有云懷邑多穀凶荒少往歲旱傷穀價反賤蓋狃目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計也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况懷集半梯田而四山多獠獍無桑麻棗栗之饒閭閻少蓋藏一水通粵東其穀可出而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盜寇滋起矣於是捐貲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十石令民出粟每畝一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長朱鏜出穀六十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旣甚百姓傍徨方行

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緩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候平糴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薦臻公私俱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孰若隨處積穀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坊郭譚村西水獨週者四掌之以保總保長而老人兼之立簿三扇書其斂散之數一藏於保總保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

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升散以仲夏斂以仲冬俱登於籍既斂之後本縣稽察出入之數具報於府其侵匿那移責之賠償嗚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冀後之君子同志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爲豪猾之侵耗者幾希於是乎記

梧鎮閱武場記

萬歷

明 劉堯誨

閱武場在鎮城南西郭五里許地平衍三面阻水中可屯數萬人以教戰士中設將堂前結軒後臺左右廡各一臺下東西五十步外設廳署四火神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六

廟一凡閱武先以牲幣告火神而後行事周繚以垣凡一千五百步有奇垣外西編結軍營四以居士漢戍卒營屋各一百間成化癸巳總兵平鄉伯陳政創建嘉靖閒提督軍門應檀吳桂芳前後修葺顧年久而蠹且隳矣余初履鎮見臺軒欹倚垣址蕪沒諸營屋惟斷甃殘礎錯於叢莽中各戍卒旅食民間或憑城堞爲廬苦甚時守道叅政林舜道在坐語曰梧爲重鎮卽無論武士所見武場荒廢其何以示威重而肅遠人盍命有司於是檄梧州府知府陸萬垓簡吏□事計帑錢同知魏仕賢

治具檄通判黃杞鳩工程材而以坐營都指揮使
周勳專董之乃合各營戍卒更番直事易以土垣
甃石更營屋於爽塏而高大之自始事越十有三
月而訖工是爲萬歷庚辰夏五月也

義田記

萬歷四十六年

明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
之經則有長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莅
梧之冬水西坊火爲賑其焦屋者率菜色鶉結嫠
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衷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
者踰百周之嫠獨倍異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風氣惡顧寡人之婦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
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
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爲冬計
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糞粥置
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爲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暵
災青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
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靳以俟西江將索
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渠車塵
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
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

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入宇昭蘇萬有并異類於同體引一夫爲已辜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爲無告也不可爲量數奚翹十萬戶乎余姑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穀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卽預備倉義也若社倉易散難收其弊滋多惟長平倉則平糶法也穀賤則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專主糶糴而糶本常存惠而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八

蒼梧分守道寅賓館記

天啓三年明

曾守身

蒼梧爲帝子南巡地元德上聖詎無取爾如後世
瑤池駿馭淮海龍舟者哉以余所覽蒼梧當兩粵
樞軸水控三江山環五嶺高者出層霄深者入重
坤遠者浩無涯亘無端近者蜿蜒滌洄若於梧三
致意焉是以必有英奇瑰偉之人麇集其間爲一
方重者以故自姚姒後如馬文淵李藥師狄漢臣
岳鵬舉廖永嘉侯之武元次山秦少游羅景倫解
大紳黃才伯之文陶士行虞仲翔韓襄毅劉忠宣
張敬夫王伯安之德業靡可悉口梧皆得賓之以

澤梧而梧之士大失如士威彥伯仲馮當世陶孔恩
橋梓吳獻臣伯仲蓋省志載古今人物梧獨多至
三十九公其盛如此宦梧者皆得賓之以寡過庸
詎非山川萃靈乃爾今之天下東苦徭西苦苗蒼
梧與有徵輸之苦梧之警則援黔援滇征連防交
綏懷諸土司輯寧諸獠獠獠梧之時務則謹蓋藏
核餉繕繕城隍簡卒乘梧之本計則安民勸士察
吏崇教化厚風俗使梧足爲西粵蔽此寧一耳目
一手足之能辦所冀賓之居者行者詔媿矻慝不
淺是梧曷可無賓賓曷可無館也顧分守署賓館

闕焉詢以故則故署燬遷此此故鎮守監稅監署
也夫監固丈夫之無髭鬚者其不館亦宜豈藩臣
守一方可以懸榻杜門擁獨坐南面抗士大夫日
與宵小輩治醢醢算金錢恣怙然如監使哉余乃
稽所代庖諸上下費剗賓館三楹邑館三楹漢壽
亭侯祠三楹土神祠三楹庖湍六楹中軍諸武臣
館六楹門二重卒徒室數楹欸賓諸具悉備凡費
金錢若干緡程若干日而館成嗚呼世方苦匱乏
余豈好美宮室耶理學之賓如敬夫伯安者牖余
以進修經世之賓如威彥士行襄毅忠宣者牖余

以建明文藻之賓如次山少游景綸當世大紳才
伯者牖余以博雅師武之賓如文淵藥師漢臣鵬
舉永嘉孔恩自強者牖余以安攘氣節之賓如仲
翔獻臣者牖余以操執合今古於一堂通遐阻爲
一體暇則投壺散帙歌宴爾急則借箸築壇賦壯
士俾梧之山川增勝草木樂生斯余初館意耳矧
今天子冲齡御宇下令如流水從諫若轉環宵衣
旰食以籌邊揅焚拯溺以恤民安車蒲輪以崇賢
結網揚旌以禮士其愛粵西不趨在几席下文告
所至天顏咫尺賓之奉簡書來應弓旌起者莫不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

驤首銜尾爲梧光寵卽重華氏之賓四門亶無以
過假令守梧者有賓而不延有主人延賓而司賓
者不以將命請益負上下多矣故梧不患賓不至
患主拒賓耳不佞陋誠無足辱賓顧乃奉教一念
自信非虛使得文淵諸君子儼然辱而教之雖爲
執鞭所忻慕焉館有額余以喜起遺風署之若曰
聖天子之賓臣諸大賓之造梧梧山川之利賴於
賓者甚厚且直與梧先帝有虞氏之世明良喜起
接武比烈而余不佞亦得以徼靈稱西道主云

勾漏山十洞記 并序

宋 吳元美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得三焉南都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舍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峰千百皆矗立特起周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予足跡半天下所閱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愛而不可失列爲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安可繪畫也

靈寶觀記

度西山巔涉落桑江豁然平川曠野中石山綿延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古勾漏城也距今邑凡十里群峰屹然如中天觀闕旌旄棨戟武庫五兵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閒行者皆愕驚不敢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峰千仞獨以一柱擎天三朝宸奎閣藏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南漢始更今名殿庭卑隘門徑荒無碑碣可考可詢令人慨嘆不已然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雲物輪菌眞靈仙所宅香火灑掃雖無人而奎璧照耀雲漢昭回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絕無

居者豈仙聖之意樂閒曠厭囂煩故不欲墜井畜
牧之混其所也觀百餘步臨大道傍有龍潭洞披
荆榛而入俯伏蹲踞淵渟幽閔冷襲毛骨村叟云
神龍所蟄伏勿以瓦礫投也直觀後二小洞南向
者曰大陽有浮屠象其北曰太陰淺塞不通然名
義所稽第恐俚語以南北分陰陽耳故附之書或
有知其詳者

寶圭洞記

繇靈寶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如倚屏門闢象魏榜
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

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峰回環如衆
星之拱北辰其魁巒而秀偉者如冠弁圭璋之列
侍其挺特雄毅者若干戈劍戟之森衛也石室中
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室之東爲寶圭洞雄
偉壯觀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口盤甕碾臼皆石乳
自然凝結而成奇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
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拏竹筏以行歷甕門三四
重閒關委蛇燭盡而回翼日掉小舟再往乃窮水
際益廣益奇波光澄明蒸靄温燠嚴冬如三四月
時同遊者驚駭以爲神龍窟中不可久居乃歸中

□矯首見一點煙如長虹出天表蓋石罅之容光也捨舟躡梯攀躍而上曲磴飛棧粒點如瑤階雲徑小石羅列如瓊杯玉笋瑣碎如楊梅荔枝充實其內不可名狀轉左側身而入直穿太陽洞後山半而出蓋寶圭之東掖也其中室曰蟠桃深三四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蟠桃之名圖經不載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達連榻周遍可踞可臥蓋寶圭之西掖也曩予嘗遊都嶠怪其山奇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乳每疑二洞其受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陽洞靈仙所宅陰洞鬼神所居勾漏陰洞也抱朴乃於此修煉者蓋寶圭衆峰左右拱揖受陽和之氣水火既濟故能成功予謂其語頗中理解遂記於此以俟識者

白沙洞記

予生平俗眼未嘗觀寶圭之勝以爲天下極美而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履崎嶇亂石間秉燭從竇入俯偃扶杖凡經六七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一頃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彩流光大者齊雉堞小者雜毫芒奎壁交加星宿焜煌愈於寶圭不可

爲量數仰睇之如崩雲如飛幄如棟樑如榱桷俯
盼之如驚湍如怒濤如畦畎如邱阿如鼎俎如籩
豆祝啟笙竽之爲禮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
冑之爲兵戎具者如杵臼犂軸餅罌甕盎爲農庶
家所費用者如塔像臺案幢幡鐘磬爲僧道居所
嚴設者如齊縞吳紵霜縑霧縠其文彩鋪張於□
架如宏璧楚璞圓環方玦其雕琢堆疊於府藏其
朴如簣桴土鼓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嶺萬壑不
可殫盡或考擊之則鏗然如洪鐘轟然如震雷勵
然如長風吼衆籟冷然如飛瀑瀉幽谷令人神思
飛揚形容不逮但索筆書曰勾漏甲於天下而此
洞爲勾漏第一旣而俯視之於下有涸井數十皆
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白蓋坎離之交自然
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
粉道人云春水滿笞而砂始凝採者宿於其傍候
凝白滉漾乃可取閒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
事者以厚賞募少年乘索懸而入下方至地聞霹
靂一聲若數千牛吼然少年驚仆久之乃蘇以爲
遊觀者之戒自旦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饑
乃側身由小道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傍羅週遍

怪怪奇奇閒架邃延幃幄參差下閱齊房上聳觀
閣玉精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四顧則飛簷峻宇嵯
峨峻吸若過清都閶闔之下前視峰巒拱對列侍
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入曰洞當從門出蓋古
來謂此爲後門至是予大笑曰何倒置也凡居其
閒有正堂在其中列舍揖其後今此門高數百丈
與五鳳樓相似麗譙翼然內外朗然自庭徂堂高
廣數丈如之何其後之也遂令置棧磨崖將來善
書大其題曰白沙之門

韜真觀記

出白沙洞門而西左右皆小峰相對山北平疇孤
烟落照茅茨篁竹閒始有人居曰道村其東南諸
峰閒見層出寒松古樾蓊鬱香靄有洞掩映其閒
曰韜真觀中有石碣記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
及今近二百年醮壇道院故址盡沒榛莽道蕪不
可行予至亟令火而焚之課僕從葺茅齋一間爲
食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覺洞前山川
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林相對大冬
亦溫疑下積硫磺氣而然其一狹而長捫壁度穴
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

重如層樓復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
亂石崖立絕如人家假山有靡麗如羅縠者有雕
鏤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玉者有漣漪如淵波者
其各體異狀亦多怪也讀其碣云巖洞多嵌空或
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陋之曰大爲洞小爲穴
凡石以嵌空爲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故今
俯觀者如綺疏藻井旁通者如甕牖圭竇凹者如
圈如臼凸者如蓋如蓋陰陽闔闢呀天穴地豈不
奇哉乃實而夷之使吾不獲見造化之全巧顧不
惜哉茅齋之右有石窟高深丈餘古木垂蓋藤蘿

圍繞予終日坐臥其中遂私語其僕從曰茲觀當
勾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三里抵
普照巖前抵獨秀巖漁歌樵吹雞犬相聞吾儕得
三四人從者五六月人相與耕田鑿井暇則往來徜
徉其間或有葛翁之來秘方刀圭可幸而觀也因
問村氓曰道人有居此者乎村氓曰一老黃冠隸
名茲觀久矣然去四十里而家歲或一來來未嘗
畱宿予額蹙曰有志於此者何憚遠而不來有此
佳景迷不肯往世間凡骨何其滔滔耶

予寓韜真洞與道村老農周遊遍覽酷愛東南群峰傑出煙林之表丹崖翠嶂與洞穴相閒晴嵐霧靄變態無窮繚繞如城郭羅列屏幢堆壘如困倉馳驅如車馬上而高室者下而突竈者浮圖而合其尖者大圭而挫其首者如指日之戈如倚天之劍如囊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象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虞業列羽如壇壝之俎簋尊登競巧効奇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不能琢削雖龍衍之辨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韜虛孕秀各有洞府但不能得其門入耳村叟陳訪者

頗曉通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久乃曰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官客來遊吏卒有追呼之擾若繕橋道備薪火尙有可爲其需物品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詈雖雞犬不得寧顧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遂止不復與語他日復來勞以酒食笑指觀旁一峰曰此念經窟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去跬步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由空穴數重至其腰有巖深廣二丈可坐臥外闕東野如觀畫圖循緣躋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峰頂

而出凭高遐矚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冷然御風之態既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衝洞也復隨之從穴而入其峰勢支分派別開拓旁午紆餘屈曲如列衆柱而成室屋南北東西路脈交通火光四燭洞煥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者皆瑩如玉爛如銀也有潭碧色或云每枯旱時雲氣中蒸上徹霄漢如薰爐如吹甑雨必立至雨止則四風颯然橐籥而入蓋龍之升降也予謂此峰上摩天輪下控地軸其中洞然凝結如玉色而名曰念經窟觀衝洞皆不雅輒更其名爲玉虛洞云

巫山寨記

玉虛洞之坤維得馮道士石寨而望之天地設險隱然鐵甕城也其巋然當前者排敵也洞然旁達者睥睨也巉然下瞰者邏庭也峩然上聳者烽臺也拂雲而銛指者牙纛也射日而森布者干櫓也屹立而齊整者守卒也踞坐而揮領者主帥也行將逮門則橫屋駢羅曲蹬周遭萬兵叩關一夫誰何風松鳴杵烟蘿張幕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中規圍二頃絕壁千仞十有二峰四廟一圍接郭連郭前植樓觀後峙香爐左拱而俟右倚而趨其

色紫翠閒以尖峰懸崖卓犖連蔓巒岨怪奇可駭
可愕踵插重泉頂摩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
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還曰
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僊宴座壺中日月長
處乎不然則妙巖圓梵大士如來光明藏也遂規
地薙草列石環坐且仰而嘆曰彼馮道士何人乃
託名於此而易名之爲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記

玉田洞在韜眞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
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偪塞難行獨

由中而八路分三岐右則坎阻香黑左則虛明爽
快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
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夷透明可以偃仰其高
乳則玉石流光悉具物象緣石棧行百步傾身而
入乃至玉田其田數坵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
平其塍畔皆勾續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
皿所爲其傍有花瓣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
皿日用銅銀爲飾造化巧妙瑣屑遂至於此安可
以描模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
增不減氣常溫和蓋萬乳所融洩耳越疆而東其

□多鍾乳垂而四五寸者光采爛然時可採取舊
曰石田予謂石田何所用之此正僊人種玉處遂
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
十餘仞其拗中瀦蓄湛然如椀藍潑黛厲風不動
搖廣四五丈深莫測也蓀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
守鬼護其北流爲二池中有小島嶼狀其南則潛
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入此似有
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眈陳訪所導疑訪尙有隱
秘處然遊觀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土人
好事者亦往來山間三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予

觀覽之勝其鑿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踵至晨
夜囂呼擾及田桑則作俑之罪將何道之旣而自
覺曰嗟乎簞食瓢飲芒鞋布襪曳短筇探鐵虎之
穴與猿猱爲伍世閒嗜好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
爲此來乎

普照巖記

普照巖距韜眞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唐時
有草亭於上蕪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諗遽到
其麓從者厭高陟剪蘿蔓荆榛雜然因以菟窟見
欺予曰第焚吾先登旣至巖下舊址巋然回首却

顧則西望東臯南北阡陌盡在足下黃坡翠巘與石峰相閒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閒數步上通若中霽狀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玉貌立於旁堂之中簾幙高張筵几肆列仰視則如玉京山紫虛府鬱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室內恍敞森嚴詭怪絕特令人毛髮颯然與月夜扁舟於千崖萬壑風烈水寒無異其中僊壇臺塔低昂交錯靈旛寶幢霓裳羽衣皆獵獵如龍夭矯如鰲鼉屬如龜拆甲如麟有趾以火燭之鱗甲耀目以物擊之聲響駭耳旁睇壁閒則蟲篆瑣碎土壁成文綠質白章駢花鬪果誰爲之當安僧迦於巖以實其名以傳不朽可也

獨秀巖記

度普照巖之西長坡巨坂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稀矣遠矚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廩狀意頗隘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韜真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千數人石乳掛壁上如彌陀大士像此又韜真所無者徐升其巔徘徊倚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

庸亦足觀者此蓋勾漏別峰也車馬往來距邑十里雲山莽蒼西入鬱平松灣竹塢樵木出沒此異人居止處倘在中州堂上列鐘鼓外來名士可時刻已乎然遊遨寶圭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此奇勝倚忍畧耶豈以遷謫之故日懷惴惴憚於來遠耶將駐旌倚馬惵惵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有記之而斷碑漫版荒陋中無好事者爲之流傳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爲偈曰遠役鬼門關徧歷僊世界豈敢問丹砂庶欲銷窒礙此爲寫興而不能已者也

金龜山記

圖經俗名爲真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蒼蒼黃黃其背穹窿坡陀四垂首戴巨石高十餘仞崟嶽突出閒色青黑且有口吻狀四圍遠近視之如真靈龜也天下峰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之像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真顧不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上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何如也是山最與勾漏爲鄰而龜闖然於洞前故附於圖之末

重修岑溪縣學記

國朝 劉昌言

岑溪僻靜天末閒於萬山重疊之側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聲教之訖稱最盛己歲丁未昌言承乏茲土視事之先一日謁見於先師顧瞻禮殿心怦怦動曰是非所以妥先師而廣教化之意也先時此邑無政又頻遭兵燹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稅糧紊而不清催科之法未善剔弊之道無聞所可爰究爰度者不可枚舉閱期年政有緒矣民用和洽爰告鄉達迄諸生毅然新之既鳩既僝其工不擾其材貞以良禮行用幣妥於先師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三

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式於是縉紳先生學中弟子儼然進曰侯之大有造於學侯之大有造於我岑邑也我岑邑世以之不可以無記予惟古人有事於學校者衆矣事成則以諗於大賢君子得其一言以傳信於將來而粵在天末欲閒關數千里乞言於當代大賢君子事誠不易如曰自志又近於喜事好名者之所爲不可以示後世而有勞勩於茲役者又不可以不書無已則志厥始末以俟他日考信者可乎謹按志岑之學初於唐武德中歷宋元明數易其處其舊址在治東繼而

遷於迤北又遷於外城復自外而徙內城復其舊址則在萬歷之季年最後於城中故今學崇飾備於前制而不改其舊曰是便於朝朔望祀春秋也而或有按形家言謂合於相替之宜者前令詹侯爲之今茲成之其將有成大名顯當世者乎余聞而疑之夫國家所以設立學校之意何也三代盛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學自總丱成童至於白首黃馘未嘗遠於學其所以如此者何也凡以講明先王之道以爲國家他日之用也是故其所專志者孔孟曾思之書所早服者修齊治平之具而博通而嫻習者絃歌爾雅方名書數之文章學成而賓於王上之可以尊主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次亦恂恂粥粥不失爲聖人之徒士所知止此已矣而以爲有速化之術求助於考卜之事茲君子所不道也且諸生亦知古今運會升降污隆之故耶昔也文學盛於鄒魯今也文學盛於吳越當春秋時吳越在荒遠不與會盟之列而今也敦詩說禮家戶可封視鄒魯無閒然豈非地以人重耶西粵之在前代無異於吳越之視鄒魯自近以來名公鉅卿間世挺生他不具論卽如蔣少傅敬之呂

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乃前代所未有此誠頡頏吳越鄒魯之先見者也進而上之則有三試魁天下如馮叅政其人者亦粵產也以彼其人豈有他巧亦惟學夫孔孟曾思之書而得乎尊主庇民之道故一出而爲世之所賴諸生無務以名相高而求之不可知之數也惟盡心於聖人之道以不愧爲聖人之徒意必有蔣呂其人者出焉以應

國家之運岑邑雖小將爲今之鄒魯吳越獨區區科第之蟬聯已哉此所以崇飾學校以風厲岑邑之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五

意也多士勉乎哉茲役也經始於己酉之冬落成於庚戌之秋余捐俸倡率維時董其事竭力殫心不避勞瘁者孝廉李君茂之力居多其左右贊襄者則有前上林令嚴君李奇明經高君熊徵至於岑之諸生皆鼓舞趨事功用遄成例得並書云

思明書院祀解先生記 康熙 國朝 高熊徵

徵按省志先生諱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間爲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時上方用兵交阯先生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

縣上遂疎之出爲廣西叅議尙書李至剛奏先生怨望改交阯嘉靖閒袁公袞字永之吳縣人以僉事督學粵西初視學首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縉乎衆對曰無有袁公愕然卽檄郡祀先生云徵嘗讀先生洪武閒陳王道一疏曰陛下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十餘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人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思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閒

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出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溯唐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曰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刑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

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又曰粲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上簿書之期訟獄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稱奇才云徵不禁喟然歎興曰先生真奇才也歟哉其學似董江都其直似汲長孺其文似賈太傅其正似韓昌黎遭際開創之英君而不得一行其夙志謫廣西不已又謫安南李至剛之奏胡爲乎使成祖以任三楊者任之其勳業治效當不止如斯而已也及徵改調思明遍詢古蹟遺文棄帙斷簡殘碑無不手錄考太子一泉舊爲土府書院永

樂八年先生謫交阯叅議嘗寓於此與其郡守黃君廣成尋芳咏詩結歡歲餘而先生始還今其長老尙能指其所過之處所題之景歷歷言之不置也而交夷沐先生之化漸染華風迄今其俗喜購書甚於中土春秋釋奠稱爲先師如朝鮮之有箕子也非其盛德感深何以得此乎徵因之有感矣當時至剛一劾交阯再謫蓋逢迎上意以排擠先生然使至剛不劾交阯不謫先生在梧粵不過祀於名宦已耳安能使交人奉爲先師懷其德教媿休箕子至於今不替哉然則士惟患無其德無其

才斯所至皆窒苟有其才有其德則安往而不利
昔蘇子瞻謫惠州有詩曰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
輕撞五更鐘章惇聞之笑曰蘇子尙耳快活耶復
貶海南子瞻至儋州僦官舍以居有司不可買窰
築室僦人運石畚土助之日與幼子過讀書自娛
又何嘗不快活耶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嗟哉先
生惟數奇故不能安身朝廷行其所學以大庇天
下蒼生然千百世之下觀其議論而想望丰采讀
其文章而如見其爲人孰得孰失孰賢孰不肖必
有能辨之者彼至剛之劾非所以擠先生乃所以
成先生耳姑置弗深論第書院之設原以助學校
之不及如白鹿洞以朱子講學而名吾粵之宣成
以張宣公之建節呂成公之誕生而名其他如嶽
麓嵩陽以昔賢得名者類有崇奉今思明僻隅名
賢罕至文教之興始自先生春秋俎豆微先生共
孰能當之爾諸生肄業於斯誠能尊崇而效法焉
將見學爲醇儒直能匡主文可名世正不阿時出
而仕也則足以致君而澤民伏而處也亦足以淑
身而善俗庶無負誦法聖賢之意諸生咸曰有是
哉敢不惟命是聽因遂書之以爲記

韓泉記并頌

國朝 高熊徵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
靜四望如畫水聲泔泔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
汲久而樂之已而嘆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
非憾乎翼日乃與門人羅印義黃瓊楊楚生楊爾
恆斬艾蓬蒿將取於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
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
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恆披而取道刈草至泉少焉
荆棘開而嘉禾植蕪翳去而細流響滌之漈如視
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採而烹之香如甘如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九

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僉
曰是泉之在此邇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从矣無有
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
賜不及此請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
圍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匪伊□之山陡而竣
路絕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
溪以茲慨嘆胡然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瑳荆藜
叢穢莫得其所予白闢之衆皆云可葺蘿惡木蟻
穴螺贏刈之修之拔之抽之旣滌流之又潔澄之
叢穢旣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冽

兮北流括兮嗟前之人胡弗得兮淪漪漣漪美且
甘兮當其未治鬱然荒兮今惟治之抑若芳兮濯
兮湘兮以秋嘗兮或烹或煮莫不臧兮頌以紀之
俾無忘兮

重修梧州府學記

康熙二十二年

國朝 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爲百粵總匯舟車之
聚貨物充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州等然
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爲必
爭之地迺者孫延齡之叛兩圍梧州十六年欣逢
光復吳世琮復圍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

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爲瓦礫之地而况夫子廟
在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爲茂草謁朔望祀春秋
有司皆瞻拜荆棘中蓋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
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卽檄各屬有司修葺破者補廢
者建梧郡守藺君佳蔭首以興復爲己任鳩工庀
材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
鄉賢名宦祠敬一亭罔不輪焉奐焉翬飛鳥革而
又繚以垣墻塗以丹雘蓋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
改觀矣復得進士黃裳吉爲教授欣然協力以勸
□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

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售者五人
僉謂非藺守修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校士抵梧
循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
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幾爲遷改明成化
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山一
砥萬壑皆宗苟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
而以教化爲務俾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講明
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
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
以亮節聞於明他如士威彥之保障吳廷弼之友
子之得售而已今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一

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有博學宏辭之選
畱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
福諸生苟念郡守修學之勤而盡心於爲己之學
勉爲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
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
咸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爲記

梧州府學改建明倫堂記

康熙十年

徐德秩

粵自漢元鼎五年下南越建設七郡而蒼梧始著

稱厥後交趾部刺史移治蒼梧廣信設鼓吹以崑
威鎮而文物蔚起凡刺史之所以治其民與民所
以服循於禮教者其激昂殆與長沙南郡等學宮
之建肇於有宋任侯迭盛於前明韓鄧諸君子枕
雲嶺面大江勢特聳傑顧明倫堂在廟西偏地獨
下夏水時至潦積道塞不得行恆棄弗顧以故墻
潰於腹而杜絮其中岌岌覆壓是懼德秩承乏攝
郡篆三江西粵之會市交塵錯秀蠹雜處苟非有
庶而富而教者曷以仰戴

聖朝嘉惠遠民德意克稱分猷宣化哉明倫興教之堂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二

也學官諸弟子員相與申其教而謹其率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率履不越人盡有倫人盡
有性也倫明則性盡而講肄之有地庶幾敦行之
有基乎教授關子士勳司鐸而能任其勤者於學
宮東南隅相隙選材繩匠撤敝易新經始於十一
年春越季夏工竣居高明而席壇爽梧之人士囊
經篋研以來相觀而善者希賢希聖弗讓於人也
夫豈惟率作興事者之□乎距堂少西則爲名宦
祠梧學舊祇建祠鄉賢而於名宦闕如非典也乃
鳩剏三楹與鄉賢東西並峙崇聖宮年久頽落謀

重建未果至是始去其鳥鼠之蝕榱楹之腐且□
者附以堅完復塗墍而丹漆之於是釋奠先師修
虔修敬覺聖德之精微廣大佑啓者必隆其報而
百爾君子沒世而人俎豆不祧者以風有位亦良
盛焉此皆事之有關於教與學故辭不厭贅而類
及之書曰惟天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詩曰人之秉
彝好是懿德

天子建中協和漸仁摩義風俗之成月異而歲不同蒼
梧遐服廢修墜興自此扶倫植常交致其懿德之
好而克順其衷將人文盛美孝秀咸登雖媿周雅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三

辟雍可也署守與百執事所爲納約以牖鼓舞記
載以落其成者斯物斯志夫

重建德清觀記

康熙五十五年

國朝 興永朝

梧郡據雲山之陽南溯潯北通灘順流而下則東
粵端州世稱三江鎖鑰古人量地勢立城邑實有
取焉夫有民以實之斯有神以主之治民事神政
之大端也粵俗民居多緝籬編茅逞逞不戒於火
每歸咎於火山因祀北帝以鎮其地故城內西北
隅舊有德清觀觀之傍爲五顯祠創建無考明嘉
靖年重建萬歷年始建天醫祠要皆當道畱心民

瘼之爲也梧之人歲時伏臘祈禳輒應嗣以兵燹
荒頽僅存基址康熙癸亥余啣

命分守蒼梧甫下車樂其山水之勝民俗之淳幾欲
與二三屬僚挹清風酌廉泉無忝厥職然而巒宮
壯麗壇墀俱存惟斯觀未復無以爲郡人祈禳地
欲新之以王事馳驅不遑啓處乙丑春政暇始鳩
工庀材數月而廟宇落成眞儀煥彩夫合列聖於
一廟使昭事者仰神威之赫濯而起敬生畏則輦
皇圖者在斯振文教者在斯錫蕃祉弭災青阜康民
物舉在於斯也且思古人名以德清誠欲使在土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四

者顧名思義而以德及人清以持己以躋斯世於
仁壽之域且祈斯神康福斯民風雨調而四時和
災沴不作而融風無虐俾民得安其上棟下宇之
居其於古人寧神以庇民之意庶幾其有合也因
記之以垂不朽云

觀瀾書院記

康熙

國朝 陳天植

嘗觀古之考治者以民風之盛衰驗治道之隆替
然而民風之所以盛衰者非民自能致之要在爲
民上者有以提撕而振覺之也梧雖遠居蠻服而
秉彝之良人固有之草上之風必偃惟視上之教

與不教耳而教亦有本必先自士始梧舊有筭漪
東湖嶺表各書院教習生徒宣揚義理自
本朝定鼎以來繼多兵燹蕩然無存丙寅之歲
聖天子加意文明之治

詔內外郡縣修復前賢書院余不敏忝蒞茲士承
命訪之耆舊求其所謂筭漪東湖嶺表者久已廢爲
荆棘蓬蒿矣然又不敢不奉行惟謹以仰副

聖天子作新斯文之至意乃於南門之東有前梧守陳
公諱鑑者祠宇一址世遠人湮復爲他人所有余
乃捐金售之命吏清其地而建復之顏之曰觀瀾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五

亦因地臨江潏瀾漪可觀而子輿氏有言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又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吾願士子之習於斯
者毋徒務虛名而忘實行毋止取春華而棄秋實
惟期行修於躬孝行於家禮讓行於鄉井使民有
所觀感而蒸蒸然日底於善此余之志也此余所
以命名之意也諸士子勗諸予日望之是爲記

重修天后宮碑記

康熙十一年

國朝 李世孝

粵西梧州府爲東西兩省之咽喉東郭郊關之內
乃水陸之要津商賈萃會之地舊有天后宮郡城

受塵之氓爲奉香火歲月既久風雨飄搖不無頹圯之患香燈衆會首謀所以更新之計費甚夥因之募於當道宰官士庶往來商賈隨緣樂助以勦厥工經始於丁酉季秋上旬落成於戊戌仲春中旬廟貌崇隆煥然一新觀者皆歡喜贊嘆志誠頂禮能使善心發見經營諸君子善與人同厥工茂焉粵考后本閩人世居莆田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神生於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昇化於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歷朝加封廟號遣官致祭祈禱獲福者無窮

大有功德於民舉凡四海之廣九州之大無不照臨矧粵西由梧而上怪右巉巖激湍澎湃溯流上者如登天順流下者若臨淵往來者各具戒心悉賴我后神靈默相安流以濟是故履險如夷等於坦途梧之廟貌宜大夫士庶商賈行旅喜助者衆成之不難語有之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又曰非德則民不和神不享矣我人其聿修厥德以迓神庥攸往涉川之利神無方而應無疆豈惟履險知戒已哉守土有治民祀神之責者也故樂爲之記

竊聞上古之世民風淳樸務本力農家有蓋藏後世則風澆俗靡民鮮餘積歲饑饉道殍相望故賈誼謂積貯爲民之大命所當深籌而預備也是以漢設常平倉隋長孫平置義倉唐戴胄因之爲廣惠倉宋因漢常平爲轉搬法淳化間建置義倉淳熙中紫陽朱子乃舉行社倉之法其法視昔而加詳迨黃震又變通其法蓋合常平社倉而一之總之不患無治法而患無治人全在斂散之詳明與出入之總核耳今

天子愛養元元無時不以民食爲念積貯已遍天下矣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七

深居九重之主

睿慮下逮窮簷而况有民社責者詎可不體

聖心爲心乎梧郡各州縣舊有常平倉貯積穀於公爲歉歲之需而郡則無社倉更未有舉行者也地瘠民貧之區勸之輸而罔應余於是捐貲一千五百金買穀三千石擇地建廩一所爲社倉值春耕小民乏食借給以資其八口豐年每石息二斗次豐則收息一斗遇歉歲全免其息歲大歉卽以發賑請之上憲著爲令念余先大夫居鄉生平慷慨好施予捐困解橐拯貧起瘠憂人憂而急人急有袁

絲鄭莊龐德公之風余幼承庭訓矢利濟蒼生幸
得忝竊二千石未嘗一日忘愛養已溺已饑夙夜
兢惕民胞物與克殫厥衷割俸錢以實倉儲爲小
民有備無患之至計於以繼親志卽所以體

聖心推廣

皇仁俾民被澤考周禮救荒之政十二遺人掌邦之委
積余之區畫此儲蓄豈僅委積云爾耶惟冀後世
之賢太守時其豐歉爲經理且令吏胥不能行其
奸豪強不得侵其利更或擴充而增益是則余之
幸也夫亦梧民之幸也夫故誌之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八

華大夫廟碑記

雍正二年

國朝

徐嘉賓

慨夫青囊之書燬而未傳後之人神奇術而奉祀
大夫廟宇徧天下余初筮仕桂林七星巖有廟焉
刊療疾之方於版凡有疾者之血屬禱於神以籤
占卜得某方服之無不驗及余奉

簡書守梧梧地爲三江之滙由桂平柳慶南潯諸
郡縣左右中江各奔注折漩逶迤洄洑歷幽巖而
經奧窟其間虺蛇之所穴豺虎之所宅妖鳥怪雀
之所棲遺穢於水故多毒梧人飲輒病而俗信巫
不信醫病則延巫師祈禳所以梧人鮮業岐黃術

雖長桑秦緩亦却步余欲易其俗假神道設教爰
自桂迎神於梧新其像妥其神仍以其方鐫版一
如桂梧亦如桂之人病而占卜者日益衆服藥而
瘥者十常八九神之靈彰彰如是余聞之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余竊守是邦心
懷民瘼就神之治病而教之醫以易好巫之俗庶
其有濟於民乎余以其誠感格乎神明神用顯厥
靈以佑我人民因爲迎神送神之樂歌於廟以答
神庥焉

重修龍母廟碑記 雍正八年 國朝 甘湛泉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九

梧城郭北關外不數武許有龍母廟枕山之巔面
水之曲其卜築也不知建自何時始自何人乃考
之邑乘詢之鄉老相傳以爲在昔撫蠻滅寇大將
軍傅公曾崇祀於此自是都人士女暨商旅往來
者咸奉禱焉則是之建所由來舊矣獨是神之慈
濟普照其神在天所以福城市而澤江湖者亦何
處而不然寧必於一郡一邑依依於廟中哉顧梧
爲西粵要衢襟連三江冠蓋絡繹行商坐賈往來
不絕亦一大都會也川嶽鍾靈藉神以顯故自有
廟以來世凡幾更兵燹頻仍興廢互異賴神爲之

靜鎮於其閒而廟貌之存歷朝不改肸鬻供禱凡有所求靡不響應論者以爲此神通所致而誠無不格有如斯也第以日久歲遠風雨飄搖垣墉楹桷不無傾圮之虞適衆信共發誠心樂爲捐助爰遵舊制鳩工庀材重爲修葺壯麗前門崇飾後殿而右廊卽奉祀傅將軍之所莫不雕梁畫棟烏革翬飛煥然一新致令入廟生敬愈肅瞻仰視彼昔日之舊制不更有美盛之觀乎吾知神所憑依將在於是而其惠我人斯者當綿綿而未有艾也子喜衆信之誠爲可嘉於是因其請而爲之記

重修頭門金剛殿水月閣碑記

乾隆十年 陸

綸

梧郡有大雄古剎卽光孝寺肇於唐代爲祇林之法地久矣唐臣祠宇近接如鄰準提高閣遙連爲脉晨鐘暮鼓禪梵之音相屬蒼柏有翠禽之集幽谿來馥郁之香斯奚不可以滌塵囂煩俗之襟而爲禪流棲寂之道場乎哉頭門三閒前殿三閒後山水月閣三閒規模宏敞體制適宜當不知幾費經營而得落成也自唐以至於今上下千餘年屢經零落屢爲整葺完替之感因時而生豈得以佛教本空遂可寬其繼嗣之責而非若堂構之必思

負荷也風雨剝落檐瓦傾頽丹堊盡爲減色漢銅之響鑄高閣無聲迦座之輝光閒庭闕寂岌岌殆哉不免於墜廢之虞矣住持僧圓曦目擊驚心立單緣募相助鳩工尅期而竣將勒石以志求言於予紀蹟以垂久也書善以美施也凡皆得載於石者也因爲之記

重建冰井寺碑記

乾隆十年

陸 綸

井以寺得亦猶地以人傳也城東隅有蘭若室洄瀾映帶亭沼淵如其西北隅卽爲冰井自唐經略元次山有銘詞泉甘流洌遂與清風雅搯相照耀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四十一

於蠻區荒壤而有寺以永其名聿爲蒼梧之勝蓋不同於凌雲之竇雙角之胥久矣逮今擔瓦傾頽堊丹減色住持通存目擊情黯緣募於紳士村民復鳩工庀材而整葺焉輪然奕然不減疇昔之幽趣而更加點綴以成泉石山林之致元公之蹟不有因寺而益傳者乎記之以垂永久可也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并序

唐

于 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利澤及於裔土美化被乎遐疇是

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
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
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
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獨泊於士吏相與
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
其德光視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畱後
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牢始以文學居辟選之
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
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

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
海孽比境雜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轉徙
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薦傷痍安集疲耗懼
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
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
時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
舍寇賊之爲縲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
以順禁人民之相擄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
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炎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
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

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
枝幹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
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
責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
而不污未嘗有貰貸勤負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
足以照遁情隱慝而不爲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
而不爲苟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室枝
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詵府君之曾孫宏農郡大
守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
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

字我惇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群族孰不蒙福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刊石垂休

送王及之容州序

唐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濂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四十四

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集作到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梧郡陳司馬蘭砌遊勾漏序

徐棻

夫宇宙無窮勞生靡極塵容俗狀都來巖岫之譏漱石枕流誰負烟霞之癖是以一邱一壑至人自

具深情而勝地名山高士每勞延想矧茲勾漏尤
號丹邱連都嶠以嶙峋故有金銀三島跨鬱林而
秀特遙聞翠黛雙峰何勝地之不常乃於君而獨
往挂帆湘浦初疑郭泰輕舟躡履梧山正擬王喬
舊烏捫蘿攀磴行行直迫諸天挹露凌風去去獨
窺靈岫入眼芙蓉欲滴雲傍人生摩空翡翠橫披
山從面起青蒼盈袖恍然蘿薜仙衣金碧滿懷宛
爾霓裳羽舞應接如山陰道上低徊豈闕里祠邊
於是君本穎人頓舒懷抱一聲長嘯鸞韻驚飛半
壁長吟蟬琴答響俯視一氣不辨皇州仰面千尋

別有天地窺扶桑而眺北海冥冥氣裊全消騫大
翼而起南溟隱隱波濤迅發探珠宮之玉笈子晉
班荆拾瑤草之金光羨門貽佩白雲怡悅弔仙令
於千秋元塵居遊遲美人於一水不復聞雞犬之
音矣豈更憐牛馬之走哉維時僕畱滯下方棲遲
客路仰勝游於天上何殊濁水清塵懷幽賞於風
前不啻河山咫尺無緣縮地羨飈發於長房祇哭
窮途作猖狂之阮籍萋萋芳草旣憶王孫落落風
萍復羈游子人世之攀躋有幾山靈之把臂何時
猿鶴多情君自此遠矣江山有待予將日望之聊

索枯腸狂歌短韻懷人天 從今誦白露蒹葭送
子江干向後阻暮雲春樹別離何足嘆山水有清
音歌曰風瀟瀟兮白苧衣水蕩蕩兮蘭棹飛訪丹
砂兮玉露晞駕赤虬兮弄朝暉道麟麟兮山鬼窺
倒接籬兮送將歸采金光兮不我遺

文公會田序

國朝 高熊徵

昔范文正公設義田立義學以資其鄉之困乏教
其鄉之子弟眉山蘇氏亦有義田以周其族人好
學之困乏者而橫渠張子亦嘗欲效井田法以其
半完國課以其半養賢周困皆此物也此志也嘗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四十六

見今人布施僧道供養佛老以邀不可必得之福
雖揮千百金盡心力而爲之至於延師教子有必
可得之福顧吝惜焉而不爲往往有賢子弟以無
資廢學者多矣是舛也今文公書舍成衆議所以
爲祀者欲倣文正諸公義田之意因各釀資爲十
大分每分一金輪年生放名曰文公會本三年之
後取息以漸置田名其田曰文公會田除春秋奉
祀文公外餘以爲子弟燈油筆墨之資十年之後
息多田廣所以延師教子者在此所以養賢周困
者亦在此將見子孫賢俊絃誦成風無疆之慶不

邀自至以視夫布施僧道供養佛老其爲福果孰
得而孰失哉謹序